

著名性爱小说家 Z · L · B 最新作品
六种文字同时出版百万册热销



著名男情圣手《路爱三部曲》 三情各篇只争情圣手

全国公路女通第一力作

即将拍成四十集电视剧



章立宝 著

路爱三部曲

大众文艺出版社

路 缘

章立宝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爱三部曲:路缘·路情·路念/章立宝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7

ISBN 7-80171-480-6

I. 路…

II. 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0996 号

路爱三部曲:路缘·路情·路念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北京中华儿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0.5 字数 515 千字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480-6/I·329

定价:4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目 录

第一章 (1)

他年龄还小吗？我年龄还小吗？鱼儿，大海的航程是有时间性的，是有季节性的，该回到海边和内河了！

第二章 (9)

秀贞沉默了一会。心想，可不能辜负领导人的一番好意呵！留就留下一年吧。这儿隔阳城只有一百多里路，星期天都能回家去呢

第三章 (16)

秀贞看完信，红润的脸上渐渐苍白起来。她极力镇静，应付马处长的话

第四章 (29)

桥头的早晨，闲聊者几乎天天都有，也没有什么中心议题，多半不是扯到发财致富，就是一些其他的奇特新闻。

第五章 (34)

司机、船老大能富，我乔柏为什么不能富？

第六章 (44)

马小花不理他，他决定采取主动！她不来，他决定上她家去！一个颠倒，正像当初马小花对待他一样。

第七章 (50)

乔柏冥想苦思，绞尽脑汁，终于萌生一个报复马小花的方案来。

第八章 (55)

他需要自拔了，但确是艰难，无计可施！谁能帮助他自拔呢？他简直在呼唤！

第九章 (60)

他惊奇地发现提包有点儿瘪他用钥匙打开提包上的拉链锁，里面三千多元钱不翼而飞。他迅速翻看提包，发现包底部被刀子划条口子。提包里只有一张字条包着一百元钱

第十章 (76)

漆黑幽静的杨树林里，轻轻响起二重脚步声。一个高高的又平平的砂礅堆上。乔柏掏出一张报纸理开，用手摸平砂礅，把报纸放在上面，抱起荣英就按坐在上面。

第十一章 (82)

秀贞瞥了他一眼，他迅速低下头，拐弯抹角地走了。乔柏回来反复回忆秀贞那一瞥，进行了捉摸不透的分析和猜测。

第十二章 (94)

两个女子顺着桥边向北，走到北桥头，又拐弯向东，竟走进旧道班房里去了。

第十三章 (98)

乔柏上了楼，先没推门，从窗户上斜着向里望去。透过窗户，乔柏不看便罢，一看，满身的神经一起震动起来，惊奇的程度不亚于看见一个外星飞碟落在地球上！

第十四章 (106)

站长？领导？乔柏感到自己最近倒霉得处处离不开一只无形的黑手，这只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李秀贞！不可能不是她呀！

第十五章 (115)

青红的话触动了秀贞的心事。她真想向青红流泪，甚至大哭

一场，她很想把肚子里悲愤的苦水向青红倒个干净。但她又认为不妥。

第十六章 (124)

秀贞忽然微笑起来，脸上呈现解恨的快意和酸楚的嘲讽。慢慢又收起笑容，脸色泛红；红云消失，白云飘出。她急忙抓起电话。似乎公安局抓的不是乔柏，而是她自己。

第十七章 (130)

葛秘书走后，她返回房中看那信。信是由胡东寄来的，字体好像是乔柏的字。她急忙打开，果然是乔柏的信。

第十八章 (139)

乔柏决定和杜荣英紧急结婚，就在到职上班之前！

第十九章 (145)

乔柏装起信，开了门，拔腿就向外跑。他如释重负，又有点失态迷茫，不知该干什么。

第二十章 (151)

乔柏背对着秀贞，讲了自己如何被耿老五怂恿受贿索贿、拼命挣钱的，如何被马小花勾引成奸，又如何为了解脱马小花找杜荣英谈恋爱的

第二十一章 (158)

乔柏受处分，秀贞心中不是没有隐痛的，但是不论从公从私，不论于乔柏，于自己，促成这个结论都是必要的，恰当的，有益的。

第二十二章 (166)

“谁说你没有好处？”秀贞拉他一把，让乔柏和她一起躺着，“你工作起来倒是挺热心的，干劲又足，有时候分析问题和说话还是蛮有水平的。要是没有优点，我能爱你吗？”

第二十三章 (178)

她又朝河那边望去，见那姑娘正伏在那小伙的腿上，那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她忽见那小伙子很像乔柏！她还以为是幻觉，她站起来仔细看：不是乔柏是谁！他正用手摸那姑娘的头发。

第二十四章 (184)

耿老五要是不谋还可，一谋“点子”就毒！

第二十五章 (193)

汽车开动了，秀贞从车窗看到荣英还在那儿望着她。她心里一阵难过，一阵酸涩，一阵悲切，不自觉地流了泪：你比我受害还深啊！

第二十六章 (200)

审判长宣判说，乔柏犯的重婚罪情况特殊，决定从宽处理。但乔柏在受贿索贿和其他方面造成了恶劣影响，所以……

第二十七章 (207)

她给他回了信。信的称呼是“乔柏同学”……

第二十八章 (209)

他到省城通过关系办了出国护照，去了巴西，在工地上找到了李秀贞，可是……

第一章

他年龄还小吗？我年龄还小吗？鱼儿，大海的航程是有时间性的，是有季节性的，该回到海边和内河了！

省城郊区。

底层长锁壳形带廊道，后墙深深地扎在湖边水中，楼梯在外，门朝南，一座三层十五间的楼房。

宽阔的院子，东边是厨房，西边是机车室。院子的地面垫得很高，和前面横着的东西蜿蜒漆黑的柏油公路相平。

这座楼，就是全省有名的先进道班房——湖景道班。

前面的柏油公路，向西不到半里，就爬上了河堤；然后拐弯向南，不到一里，就接上了骑在大河上的东西大水闸。从闸头向西、向南是叉开的两条柏油公路。向南不远又是一条支流河。两河斜角中，有一个大土堆，大土堆上是水闸管理处的办公室。向北与湖景道班，以一条小柏油路相连。

研究室、宿舍、浴室、资料室、厕所，与杂务员张二嫂的宿舍连在一起，道班的第三层楼上，是李秀贞科学实验的办公处。

实习期，对于李秀贞来说，实际上就是省交通大学通过省科委、交通厅、工程局到这儿搞重点项目的科学实验期。

后窗启开，跃入眼帘的是舟帆遍缀、金鳞展动的白茫茫的湖景，微风携带着浓郁的水鲜味迎面扑来，秀贞全身泛起一阵心旷神怡之爽。

她观赏一会儿湖景，又回坐到深红色的椅子上，叹了一口气，歪着头，静静地凝思。忽然间，她打开米黄色的办公抽屉，拿出一叠信笺，像翻扑克似地摆开，在那一封封的信笺上，来回移动她那莹亮的眼光，一封封抽看，又一封封朝抽屉中放。九封信笺，只剩下两封。又来回颠倒地观阅、对照，终于又放进信封，向桌面推开。

虽是初春，这儿的天气已相当暖和。午时的阳光从南窗伸进室内，照在秀贞身上，颇有暖洋洋的感觉。她索性打开南窗，拉过椅子，坐在窗口

晒太阳，静静地观察前面的柏油路，遥望远方大土堆上的水闸管理处。她身穿红色套头绒衣，一对环形勾辮扎着黄绸子。她虽然二十八岁，举止庄重沉稳，可那张圆而微长的脸、炯炯放光的杏眼、亭亭玉立的身材，丝毫不减少女婀娜多姿、轻盈如花般的风韵。

笛，笛！一辆棕色小轿车从东而来。减速，转弯，驶进道班院内，走下来一个不高不矮的戴眼镜的青年人。

“黄技术员，快上来！”秀贞起身欣喜地招手，宛如一枝牡丹花探身窗外。

“哟——，李工程师晒起太阳来啦？”黄技术员扬起下巴，向秀贞笑道。

“再不晒晒，就被你们关得发霉了！”

“谁敢关你？”黄技术员踏踏蹬蹬一阵小跑上了楼。

他坐下后，气喘吁吁地说：“站长、书记又派我为代表，找你谈谈，大家都急切地想让你留下来！——怎么样？能决定吗？”

秀贞蹙眉，微笑，冲了一杯茶，递过来：“说实在话，我真舍不得这块仙地！”

“如果你喜欢这儿，我们打算把道班搬走，专门作为站里的科学技术楼！当然，你要愿意到县城也可以。还有一个紧迫的问题，焦龙砂礓路已坏得影响交通，最近想只把大窟小洞补补，等待你的‘十四个之最’砂礓路面试验。如果……”黄技术员信心十足地说了一串，又探测性地望望秀贞：“我知道，还有许多领导单位也在聘请你，他们的条件可能比我们好，他们像大海，我们像湖、河流；可有时候，大海也不一定比内湖、内河养人呵！”

“听说，海里的鱼也会定期到海边和内河来的，是什么时候？”秀贞若有所思地问。

“我没有研究过，听说可能是在春天到海边和江河中来繁殖。”

“这样说来，海边、内河才是鱼儿真正的家，而大海只是鱼的游程？”

“可能是这样吧。不打扰了，我回去了。”

“交际病，科学工作者的交际病——无事不干扰，见面少闲话！”

小黄是郊县公路管理站的技术员，兼副站长。在柏油路面低温软化液实验中，他被指派来充当秀贞的助手，帮助寻资料，借仪器，指挥喷洒，管理测定。秀贞需要的，他就能想得到：秀贞有时想不到的，他有时也能想得到。低温软化液的实验成功，真该有他一份功劳呵！几个月来，他和

秀贞一起工作，几乎就没离开正题。而此时此刻，秀贞多么希望能和他多谈一会，谈一谈科研之话外的一些问题。

“时间对你来说，实在是黄金呀！”

“你该知道，此时此刻，‘不干扰’对我来说已经不适宜了。”

“嗯——，那也该让你休息。”

“今晌我们再研究一点好吗？”

“研究什么？”

“刚才不是和你谈鱼吗？张二嫂到水库管理处去买鱼了，我又叫她买几瓶葡萄酒，今晌我们一起研究探索一下鱼肉和葡萄酒合到嘴里是什么味道。怎么样——请客难吗？”

“本来不该拒绝，但我来时，家属正在医院看病，我得赶去医院看看。估计是肾炎发了。”

“那就不留你了……”

这儿不仅环境优美，科研条件好，更重要的是人的条件好：领导和同志们对她的关怀是那样无微不至，那样公正、纯厚……

站领导早就对她许诺过，她如果能留下来，二年之后，可特殊申请给她定一级工程师，并保证她“十四个之最”砂礓路试验顺利进行。对于新的研究课题，展望未来，前景是多么光明！

她走近办公桌，又拿起那两封聘书，一份是郊县公路管理站的，另一份是大学母校的。

早在毕业考试结束时，陈教授就对她透了风，打算把她留在身边一起搞科研——这也是全班、全系同学能猜测到的。

陈教授是秀贞最尊敬最爱戴的教授，他有慈父般的形象，对待学生严格中带有温和；他讲课有与众不同的风格——始终是启发的，激励的，不急不躁的，既有科学幻想的味道，又有一丝不苟的实在性，浪漫和科学规律齐发；他从不要求学生做他的崇拜者，他总是要求学生能大胆创新，别具一格。

前年冬天，有一次陈教授带着秀贞和孙云到大学西边的柏油路上散步。走着走着，陈教授指着柏油路面说：“你们看这柏油路面一年四季有没有什么变化？”

“夏季软，冬季硬，春秋不软不硬。”秀贞脱口而出，使孙云很惊讶：“你好像早已研究过。”

“什么季节路面最容易坏？”陈教授望望秀贞，接着问。

“冬季！冬季硬，硬易裂，裂易坏。”秀贞迅速回答。

“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陈教授语意深长地说。

陈教授并没有要秀贞去研究什么；但这次散步谈话，竟给秀贞添了许多不眠之夜，给她以无穷的想象像，给她勇攀的劲头！她大胆向陈教授提出“低温软化液”的试验设想，陈教授立即给以支持和鼓励。他还联系化学系的几个教授，给秀贞提供知识技术指导，提供资料、器材、化学元素。

她到这儿进行实习试验，就是陈教授支持安排的。二十天前的试验成功验收典礼，也是陈教授主持的。秀贞在会上宣读了她的论文，受到了与会科学家们的高度赞扬。

陈教授已经通过校部，决定把李秀贞、孙云留校做助教，定为公路、桥梁系研究生。

如果说为了失去这儿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而惋惜，那违背陈教授的意愿，辜负母校的期望，与分解干枝、切断手足有什么不同呢？那将不是惋惜遗憾，而是剧痛难忍呵！

她终于把郊县公路管理站的聘书连同那七封信一起塞进了抽屉。

她望望楼板，望望北窗外的湖，又转身望望前面的路，像犯了错误似的羞涩地低下了头。

留校的另一个有利条件应当说她还有一个情同手足的学友——孙云。他有理想，有抱负，为人正直。在大学四年中，她难以计算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有多少。

孙云在三年级时，曾直接向秀贞求过爱。当时秀贞很尴尬。她只好把她与乔柏之间的关系对他讲了，并在班上开诚公布。随后她发现孙云并没有单相思的绵情伤感，也没有像有些男子那样不择手段地顽强追求，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原有的同学友情，只是在学习上狠下功夫。

秀贞内疚，她暗暗鼓励班上叫黎一青的女同学去追求孙云。但孙云却无动于衷。有一次，她用责怪的语气对孙云说：“你太死心眼了，黎一青很爱你！”

“我知道。请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我真真实实告诉你，我现在已有对象了，而且我非常爱她，她的名字叫科学！”

秀贞很难为情，难为情中不断增添了对他的惋惜心；惋惜心中竟滋长了一点爱的成分。她可怕了，自感吃惊，有时甚至对自己进行猛击。

就处分升级：书面检讨，罚款壹元。乔柏抗拒处分。校长与他谈话，他竟与校长吵了起来，校长责令他停学写检讨。“不念就罢！”乔柏有一星期未上学。秀贞与几个同学登门劝解都不行。后来过了十几天，乔柏才由他的姐姐带来向校长和班主任认了错。

“这个犟驴怎么转弯的呢？”秀贞和班上的同学都莫名其妙。

原来他姐姐苦口婆心说服了几天，最后还是硬把他带来的。

所以每当回忆中学时期的乔柏，秀贞的脑子里就自然而然地浮起“门扣子”形象。

乔柏向秀贞求爱，秀贞将近一年后才答应他。实际上，她早已爱他发狂，她是有意折磨他，考验他，她是用爱情折磨法治乔柏的固执病。在热恋期间，他俩也将过两回军，但生气的是乔柏，最后主动的还是乔柏，秀贞从没有主动向他赔过礼。可那只是表面，暗地里，她还要去观察了解乔柏，掌握他的情况。

她移动一下椅子，凝视窗外：漆黑的柏油公路正闪耀着金鱼鳞似的光。这儿向东五公里，向西八公里，都是试验路。低温软化液是十二月份喷洒的，历经严寒，直到现在，用手指在路面上按一下，还能清晰地见到手指印，其试验效果大大超过预料。目睹自己脑汁凝成的硕果，秀贞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成就感。那上面潜藏着她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忘食之时，多少个外事遗忘，多少个交际抛弃呵！从去年八月份以来，她只写了两封家信，回乔柏信只有六封。有一次，她忽然想起有好长时间未给乔柏回信，一计算，两个多月。她喊来了张二嫂：“张二嫂，请你今后记住：每月初，一定提醒我要一封回乔柏的信！”科学，能使人忘记悲欢离合，能淡薄绵恋相思之情。

她仰起脸，注视那大土堆上的水杉林，在阳光的映照下，那些水杉在扩展着，变成了松；土堆陡然增大，增高了，渐渐变成了大山，下面的小路变成了梯阶，那拐角的凹处变了洞。

呵，十八盘，玉女峰，水帘洞——花果山！前年暑假，她和乔柏就是从十八盘上去，从水帘洞那边下来的。由于兴奋，他俩竟忘了看花果山路线图。

“你们是上那去的？”一个白发老者问。

“玉女峰！”乔柏说。

“走过了，过了三四里！”

他俩惊讶后悔。

“快回头吧!”乔柏说。

“别的就没有路了吗?”秀贞问老者。

“有!不远处有一条崎岖小道。不过那是爬山训练的人走的,可难走啦!”

“有危险吗?”秀贞问。

“倒也没有什么危险,就是费力吃苦。”

“我们就走这条路!”秀贞提议。

“我怕你……”乔柏担心。

“走吧!”秀贞坚定。

山路崎岖,弯弯曲曲,有时有路影,有时连一点印迹也没有。

荆棘丛生,不小心就划着衣服,刮着脸和手。

怪石磷峋,有尖石、滑坡、不小心就摔倒。

乔柏在前面开道,用棍拨开荆棘,用手拉她,用棍牵她上去。

“乔柏,怎么这块石头这样尖?让我在前,你在后,我怕。”

秀贞拉一根树枝,拼命向上爬。忽然树枝折断了,她摔下来,正好摔在乔柏怀里。

“我抱你上去!”乔柏抱起秀贞,让她两只脚先搭岩石,然后用劲把她身子推上去。

“好险!好累,歇歇吧,这儿真幽静。”秀贞累得一下子歪倒在山石上。

“上面人不知,下面没人来!”乔柏坐下来,拿出两瓶汽水,递一瓶给秀贞,自己仰脸,滋滋地喝了一瓶。秀贞接过汽水:“你饿了吧,吃鸡蛋!”

“你吃,我不饿,只是渴!”

俯视山下,山坡一片葱茏。山涧中的那些瓦房显得格外渺小。

“秀贞,你听——山顶有声音!”

秀贞侧耳细听,山顶上隐隐听见有大笑声。

“快了,我们走吧!”乔柏急着说。

“再歇一会儿,我很累——主要是腿脚累!”秀贞皱着眉。

“我给你揉揉,揉揉歇得快!”乔柏走过去,轻轻地抚着、捏着,使秀贞阵阵感到酸痒。

“好些了吗?”乔柏一下子伏在秀贞身上,狂吻起来。他抽出手,摸她的脖子。

“乔柏，你揉我的腿的呢？我脖子可不疲呢。”

“我爱你！真不想你离开我！”他的手渐渐向下滑去，那是她的禁区，是“玉女峰”！为了满足他，竟让他摸上了。秀贞疲惫的身躯又复荡起急流的血，她昏昏然了。

他的手又向下滑去，横向地摸；又向下滑去……

“不能！”秀贞昏昏然中有一丝冷静：她必须保存好最后一把钥匙。她拉住乔柏的手，“柏——”声音微颤，“你疯了？那会出事的！”

“怕什么？”

“不，我还没有毕业，出事怎么办？……听我说，只许你吻……别的都行！”

“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我知道，听我话！以后要注意克制自己，把心用在工作上、学习上。等我毕业后，就结婚！”

“我听你的，我们走吧！”……

那是多么愉快而又难忘的暑假呀！

现在，她不仅毕业了，而且实习期已满，又取得了科研的初步成果。

我还能忍心叫他守？他的年龄还小吗？我的年龄还小吗？鱼儿，大海的航程是有时间性的，是有季节性的，该回到海边和内河了！

她走到海边，拿起那省交通大学聘书，蒙到头上，又贴到胸上。

她感到这份聘书很沉很沉，她把它塞进抽屉是费力的、是用劲的！她犹如爬山一样累，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现在她什么也不想了，她只想详细详细写封信给陈教授，讲明和乔柏的情况，说明回去是暂时的，等和乔柏结婚以后，再想法调出来；还要说明：虽然回去，科研不能丢，也不会丢。还要说明……

第二章

秀贞沉默了一会。心想，可不能辜负领导的一番好意呵！留就留下一年吧。这儿隔阳城只有一百多里路，星期天都能回家去呢……

秀贞归心似箭，巴不得一下子飞到乔柏身边。在汽车上，在火车上，在轮船上，在旅馆里，差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和想像当中。

——那是在入学之前。

秀贞站在交通局机修车间的棚子下有半个多钟头，乔柏也没有叫她坐下，没有抬头望她，只是使劲地拿着大活口扳子上着轮子上的螺丝。螺丝上完了，又给轮胎充气。秀贞早已瞥见他那忧郁的脸和那好像要把什么莫大的苦衷排泄到汽车轮子上去的不调和的一举一动的表情。她忍气吞声地站了一会，说：“乔柏，你今晚上我家去！”转身就走。——也没有再去看看乔柏抬没抬头，听听答没答应。

但是，乔柏在当天晚上并没有去。第二天，第三天仍然没有去。

“你又生了什么毒病？”第四天中午休息时间，秀贞冲进了乔柏宿舍。

乔柏躺在床上，见秀贞进去，只翻了翻身，望了望，没言语。

“你说呀，生了什么毒病？……前天入学通知书给你看了，你不是很高兴吗？”

“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应该结束了！”乔柏叹了口气，坐了起来。

“说道理呀？”秀贞坐到椅子上，眯眼，微拉嘴角。

“将来我还能配你吗？”

“怎么不配？”

“你将来是大学高材生，或者是工程师，研究生什么的；我呢？工人，普普通通的工人！”

“其实，我俩之间本来就不配！你是正式工，拿工资的；我呢？普通农民，而且家里很穷！可是你为什么那样死死地追我？还追得不放！我们

之间，本来就不应有恋爱关系呀？”

“你是你，我是我，男女不一般！”

“就是呀，男的都是眼睛向下看女的，女的都是眼睛向上看男的。你是高贵男子，你早就自我标榜过的，是忠贞的情种！我呢？是天生的下贱胚子，说变就变，是不是？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山盟海誓你难相信，就是订条约也照样反悔。为了使你不怀疑，接受你的考验我只有一条：我不念了，不去读什么大学了！”

“不去？你能不去？”

“你认为我不能不去，我找你就是和你商量的，我决定不去了！”

“不能不去！好容易考上的，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本来是应该为你高兴的，可是最近我又怕你……我爱你，又怕你，怕你将来……”乔柏噤着。

“怕我到大学里跟别人谈恋爱，怕我将来不要你？对吧？可是你不知道我不是有了你，今年不会去考大学？你改变了我的心境，你增强了我的信心，增加了我的勇气，你使我理想复活，智力开拓，你使我产生了许多美好憧憬！我把你看成是我的支柱，所以我劲头来了，暗暗复习，考出这样好水平！现在我才知道，这些认识都是错的，是假的，是不现实的，是好高骛远的，所以我还是现实地处理这件事为好！”

乔柏惭愧地低下头。当他仰起脸来时，秀贞已悻悻地离开了他的宿舍。

乔柏追出去，一路上喊她，叫她，她都没理他。直到环城路上，乔柏窜到她前面，拦住说：“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不信任你。你准备去读吧，我守你，支持你！”

“我是不打算去读了！”秀贞平静地说：“你想，整整四年，我能离开那个家吗？几亩菜地谁种？弟弟读中学，学费哪里来？年老多病的母亲能供给我学费和生活费吗？莫非我得靠父亲从赌钱场上去取钱？”

“你的家庭，由我抽空照顾；你的学费、生活费，全由我包。你去读吧！”

“我倒不愿意让你去吃那些苦，受那些罪！”

“我心甘情愿！”

秀贞摇摇头，从他身旁走过去。

“不许走！你不答应我，我不让你过去！”乔柏拦着她。

“你能守我四年？”

“能!”

“你愿意艰苦帮我?”

“愿意!”

“你不怀疑我了? 不怕我将来翻脸?”

“不怀疑! 不怕!”

犟种! 几年来, 他正是遵照他的诺言办的, 不管怎么劝他, 他总是按月寄钱来! 他坚持了。——这是他美好的心灵和坚韧的性格保证的!

以前, 我凭什么要恨他固执? “固执”是美德, 是爱情的保证!

她开始浮想联翩了。

——怎么这样巧? “十四个之最”的实验工地正好设在古北桥那条路上, 她的工地离桥头只有一里路。她寻思着跟乔柏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天黑之后, 她去桥头, 见乔柏正在屋里读书。

她偷偷地打开厨房, 拉开灯, 锅里冰凉, 灶内无火, 他一定没有吃晚饭, 真是废寝忘食呀。秀贞急回工地, 为他做了面条, 炒了菜, 然后送去。

时间已到十点整, 乔柏还在屋里看书, 孜孜不倦得像个虫子, 看来非把书中的字吃尽才甘心。她把饭菜放进锅里, 用手猛地把碗弄得咯咯响, 又把门猛撞一下, 然后返身就走。

第二晚, 秀贞又去送菜送饭, 见乔柏还在那儿看书。可是她发现昨晚送的饭菜, 在锅里一动未动。她放下热菜热饭, 用拳头朝窗户上猛击两下, 返身便走。到了桥上, 她远远地观看: 乔柏出来到厨房看看, 怔了一下, 又回屋看书去了。

他大既是生活提高了, 一般饭不吃, 专门啃书本! 呵, 莫非他是饿死不吃不明之食! 好一个犟种! 秀贞决定耍他一下。

秀贞回到工地, 戴上墨镜、口罩, 进行一番化妆, 来桥头叫门了。乔柏出来了。

“我送两次饭来, 你为什么不吃?” 秀贞学着省城腔。

“我不明其因, 怎能吃?” 乔柏惊奇。

“你光学习不吃饭, 会饿坏身子的。我心疼你, 才做菜做饭送来!”

“对不起,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 要是饿了, 我自己会做的。”乔柏冷漠地说。

“你也该理解我一片心意, 我很爱你!”